



/ 1973年10月，以色列军队南方司令沙龙(副驾驶位置)在西奈沙漠检查

中东战争系列之④

残缺的胜利：阿以第四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向美国买下36架F-4幽灵战斗机，这些战机本来属于美军，美国飞行员驾着它们飞到以色列机场，交给以军后，就在一转头的功夫，他们惊愕地发现，以色列人已涂掉美军标志，换上以色列的大卫标志，直接飞上了天

文 | 王翔宇

1973年10月6日，犹太教的赎罪日，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一天，从日出到日落，犹太教徒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也不能抽烟。下午2时，苏伊士运河东岸以色列军队的阵地上异常平静。士兵们有的在祈祷，有的在洗澡、洗衣服，有的三三两两围在一起，懒洋洋地坐等天黑……运河西岸，几个埃及士兵正在运河里游泳。一切都没有

显示出与平日的不同寻常。

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打破了沉寂，以色列防御工事的沙垒中，埃军预先埋下的两个炸药包炸响了。隐蔽在河西沙丘后面的2000门埃军大炮同时向东射击，炮弹铺天盖地飞向以军阵地。几乎就在同时，约旦河东岸的戈兰高地上，叙利亚人的大炮和战斗机向以军阵地狂轰滥炸。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数万埃及、叙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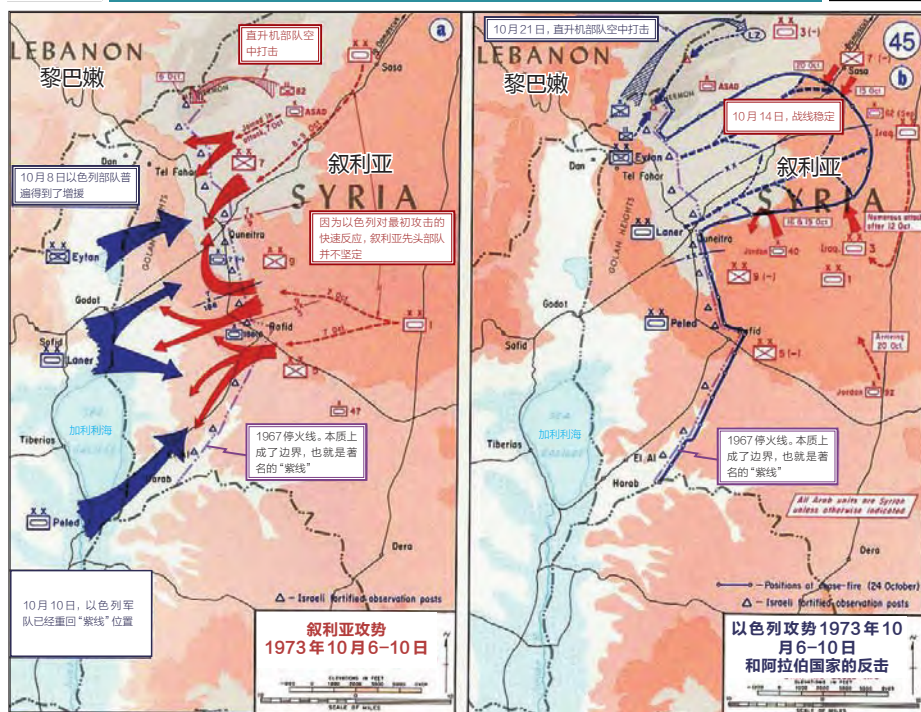
亚部队在两个方向迅速推进。震撼世界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或“十月战争”)拉开了帷幕。

埃叙立志复仇

对阿拉伯人来说，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日战争”)的结果是他们完全不能接受的。那次战争中，以军对埃及



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叙利亚地区 戈兰高地战役形势图



了大量地雷。河堤全线构筑了许多要塞和据点, 下面埋设了通向运河的凝固汽油管道, 只要一按发火装备的电钮, 就可以向河面喷射燃烧的汽油, 形成一片火障, 燃烧时间可达30分钟。在主阵地后的交通要道上, 还构筑了据点, 配备有预备队和支援火炮。以色列曾大肆吹嘘防线“坚不可摧”, 是“不可逾越”的, 任何埃及军队渡河攻击, 都将在24小时内被消灭。

正在阿拉伯人全力准备复仇的时候, 一向精明的以色列人却丧失了警惕性。在他们的概念里, 阿拉伯军队不堪一击, 阿拉伯世界依然是一床一撕即裂的百纳布。事实证明, 他们将为自己的狂傲轻敌付出惨痛的代价。

埃及军方制定了“巴德尔行动”计划, 为了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 埃、叙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战术伪装欺骗措施。

1973年初, 埃及上演了“狼来了”的一出戏剧, 反复进行军事演习, 以麻痹对手。军队不断前调和后撤, 前调一个旅, 后撤一个营, 逐次向运河集结兵力。他们煞费苦心地把开战日选定在伊斯兰教的斋月和犹太教的赎罪日, 这一天犹太教徒会禁食, 同时避免使用武器、电子器材, 道路交通也会停止。许多士兵在这一天离开岗位回家过节, 以色列处于一年中战备最脆弱的状态。埃及的战争计划在极机密下拟定, 即使军中的高级指挥官也只在战争爆发前不到一个礼拜才被告知, 而士兵们则在几个小时前才接到命令。

西奈半岛：埃军初战大胜

1973年10月6日14时, 萨达特在运河西岸代号叫“十号中心”的地下指挥所里下达了攻击命令, 隐蔽在运河西岸沙堤后面的2000门大炮和“蛙-7”火箭筒一齐向对岸开火,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猛烈的炮击! 与此同时, 240架飞机在空军司令穆巴拉克的指挥下, 对以军的炮兵阵地、地空导弹阵地、指挥所、雷达站和后勤设施进行了猛烈的轰炸。这一回, 轮到以色列人措手不及了。以军遭到重创, 军

和叙利亚发动突然袭击, 占领大片领土, 埃及丢失了西奈半岛, 叙利亚丧失了戈兰高地, 阿拉伯国家蒙受了巨大损失和耻辱。以牙还牙, 收复失地, 成了埃叙军政领导人的一项非常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否则, 他们无法安稳愤怒的民众。

1970年9月, 埃及总统纳赛尔抱着未能收复国土的遗憾而含恨去世。萨达特继位后的第三天, 便召集军队高级将领开会。他说: “从我上任的那天起, 我就知道这一仗非打不可。”同纳赛尔一样, 他向苏联谋求军援, 但苏联此时最大的担忧是与中国的军事冲突。莫斯科认为阿拉伯不会赢得战争, 就像前几次中东战争一样。他们警告萨达特, 任何跨越苏伊士运河的行动都会由于以色列的严密防御而死伤惨重。萨达特没有理会, 继续他的战争准备。他还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多次协商, 准备联合叙利亚对以军实施夹击, 收复部分或全部失地。这正中阿萨德的下怀, 他对和谈完全不感兴趣, 认为只有用武力才能夺回戈兰高地。阿萨德进行了庞大的扩

军备战, 希望让叙利亚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军事盟主。

伊拉克、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均表示将派部队和飞机参战。1969年搞政变上台的利比亚军事狂人卡扎菲派了战斗机到埃及, 并提供了10亿美元的援助。

1972年底以来, 萨达特专注于建军备战, 从苏联那里取得了萨姆-6防空导弹、T-62坦克、AT-3反坦克导弹等先进装备。叙利亚军队也从苏联购买了大量先进装备, 选择相同类型的地区反复训练。

以色列人也没闲着, 自1967年侵占埃及的西奈半岛后, 为了长期占领这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它部署了9个旅的重兵, 并不惜花费数亿美元, 用3年时间, 沿运河东岸构筑了一道全长170公里、纵深10公里的防线, 以当时以色列参谋长巴列夫的名字命名为“巴列夫防线”。以军沿整个运河东岸筑垒起庞大的高达25米的沙丘, 把朝向运河一侧削成55度的陡坡, 上面布设了十几层密匝匝的蛇腹形铁丝网, 埋

事通讯系统被破坏，以至于通讯联络中断了好几天。

在烟幕的掩护下，埃军的第一批 8000 名突击步兵分乘 720 只橡皮舟，口中高喊着“真主万岁！”开始强渡运河。以军赶忙去开启凝固汽油管道，想用大火阻挡埃及战士前进。不料电钮按后，一点火星也不见。原来，在前一天晚上，埃军侦察兵偷渡过河，用水泥封堵了管道喷口。以色列空军匆忙出动“鬼怪”式战斗机对渡河埃军实施骚扰，但遭到埃及地对空导弹和防空炮火的沉重打击。阿拉伯人在战争爆发前就知道以色列空军的厉害，因此，他们大大加强了地面防空部队的力量。埃及和叙利亚在苏联援助下，重建了防空部队，装备了萨姆系列地空导弹和 4 联装自行高炮。萨姆-2 和萨姆-3 是老式地对空导弹，跟踪雷达陈旧，本身也无机动能力，易遭攻击。不过，萨姆-6 是当时较先进的地空导弹，射高最低 60 米，可以对付超低空飞机，发射架安装在履带上，机动性好，自动跟踪锁定目标、自动发射雷达制导火箭。萨姆-7 则更灵活，可由单兵携带，扛在肩上发射。埃军还把导弹营和高炮营混合配置，高炮专打规避导弹的飞机。以军对阿拉伯人的这些武器和战术缺乏足够认识，结果遭了厄运，在西奈半岛上空，开战仅两个小时就有 10 多架以军飞机被击落。在第一波袭击大马士革的 8 架以军飞机中，只有 1 架飞回了以色列，其余全被防空火力干掉了。仅在戈兰高地上空，以色列就损失了 30 架 A-4 攻击机和 10 架“鬼怪”式飞机。以军几乎丧失了制空权。

16 时 30 分，埃军 10 个工兵舟桥营迅速组装舟桥和门桥，工兵开始用高压水泵冲刷沙堤。苏伊士运河上，无数条水练长龙扑向东岸的沙堤，场面十分壮观，埋在沙堤里的地雷一颗颗地被冲了出来……在 8 小时之内，他们在沙堤上打开了 60 个缺口。在 24 小时之内，10 万大军、千余辆坦克占领了运河东岸。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狂妄吹嘘的“巴列夫防线”，彻底土崩瓦解了。其实，在傲慢轻敌的思想下，再坚固的防线也无济于事。当年法国人在法德边

界修的“马其诺防线”号称固若金汤，但二战中德军以闪电战占领比利时，轻而易举地绕道突破了马其诺防线。

埃军初战告捷，士气更加高昂，在宗教圣战的狂热中，涌现出了许多董存瑞、黄继光式的英雄。有的埃军把炸药包绑在身上跳上以军的坦克，和敌人同归于尽；有的用身躯堵住以军堡垒的枪口，让战友们冲上去。在埃军从正面突破运河的同时，还有数十支伞兵部队乘直升机在以军后方着陆，破坏以军的交通通讯联系、油田设施，海军则封锁了曼德海峡。

驻守运河防线的以色列曼德勒师的一个坦克旅仓促应战，被埃军击溃。战至 7 日，曼德勒师的 300 辆坦克只剩下 100 辆了。为了消灭以军的装甲部队，埃及为第一波攻势的部队装备了空前数量的反装甲武器，包括单兵携带的 RPG 火箭推进榴弹以及更为先进的 AT-3 反坦克导弹，平均 3 名埃及士兵便有 1 人装备反装甲武器。这天，以色列的阿丹师和沙龙师迅速赶往西奈半岛前线增援。

8 日上午 8 时，阿丹师的两个旅冒着埃军的密集炮火，由北向南实施攻击，不料在距运河大约 700 多米的地域，突然遭到埃军的伏击，损失惨重。以军在战争初期最致命的因素，就是普遍存在傲慢轻敌情绪，他们陶醉于前几次战争中“只有胜利的故事”的神话，过于低估了埃及的战斗力。

埃及军队首战全胜，但是轮到他们犯致命的错误了：他们开始巩固据点，并未乘胜追击。

血战戈兰高地

在另一战线戈兰高地，10 月 6 日 14 时，叙军以 600 门火炮足足进行了 55 分钟的火力准备后，第一线 3 个步兵师以坦克部队为先导，在空军、防空部队和炮兵火力掩护下，向戈兰高地发起进攻，当日突破以军防线，叙军空降兵乘直升机袭击并占领了赫尔蒙山哨所（以色列称之为“国家的眼睛”，其侦察范围覆盖叙大部地区），紧逼战略要地库奈特拉。叙利亚倾全力攻



击，投入了 800 辆坦克，他们面对的是以军的 1 个步兵旅以及巴拉克装甲旅和第七装甲旅。以军兵力分散、措手不及，战至 7 日上午 8 时，巴拉克装甲旅损失惨重，90 辆坦克只剩下 12 辆。不过，这一天的海战却给以色列带来了唯一胜利的喜讯。在叙利亚的港口拉他基亚外的战斗中，以色列的导弹快艇引诱叙利亚的快艇在最远的射程时就发射导弹，接着以金属箔片和雷达干扰技术使这些导弹落空。等叙利亚快艇射光了导弹后，以色列快艇便追上去近距离发射导弹，结果击沉好几艘叙利亚的快艇。这场海战和其他几次小型海战后，叙利亚和埃及的海军吃了败仗，直到战争结束，他们的军舰只能躲在地中海的港口内。以色列重新掌握了地中海的航道，获得了大量的美国船只运载来的军火，以色列有 96% 的补给是经这样的船运所得，而非经由空运，可见海战的胜利有多关键。

海上的胜利令以色列人稍感安慰，陆上的形势却越发严峻。到了战争的第三天，10 月 9 日，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军队在



上图 / 1973年, 戈兰高地战斗中被摧毁的叙利亚 T62 俄制坦克

下图 / 1973年10月15日, 萨达特(右二)在陆军总部分析在西奈半岛的战斗发展



极不利的情况下, 连续打了3个昼夜, 已筋疲力尽。到中午, 精锐的第七旅已危在旦夕, 叙利亚军队的攻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猛烈, 第七旅已没有后备力量, 105辆坦克只剩下了7辆还能继续作战, 弹药也几

乎已耗尽。空军不惜重大牺牲不间断地轰炸叙军, 试图阻止他们的攻势。

第七装甲旅的旅长通知他的师长拉富尔说, 他再也不能挡住敌人了, 师长也无奈地准备放弃抵抗。就在这一非常时刻,

一个中校挽救了以色列, 他率领一支装甲预备部队占领了库奈特拉西北一个重要的山脊, 从而扭转了战局。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以色列英雄名叫约西。

在战争爆发时, 约西中校正在喜马拉雅山和他新婚的妻子度蜜月。听到战争的消息后, 约西和他的妻子立刻搭乘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国。他一回到以色列, 就被派去北线戈兰高地担负起剩下部队的指挥职务。10月9日上午8时, 约西和他的坦克已准备就绪。他用无线电同师长拉富尔取得了联系, 拉富尔命他立刻赶赴布斯特山脊, 那里快要落到叙利亚人的手里了。当约西抵达时, 叙以双方开始了一场争夺高地的竞赛, 问题是谁将首先到达山顶, 是从东面向上爬的叙利亚军队呢, 还是从西面上来的约西。在紧接着发生的战斗中, 约西的11辆坦克同叙利亚军队的60多辆坦克对阵, 双方的坦克有时在斜坡上几乎相撞。以色列人“高超的射击技术”发挥了作用, 叙利亚的坦克一辆接一辆地被击中燃烧起来, 布斯特山脊很快就被以军夺回了。叙利亚后卫部队折回去并开始退却。这一消息立即振奋了疲惫不堪的以色列前线部队。“他们阵脚乱了”, 拉富尔师长说, “我们再坚持几分钟就胜利了。”第七旅就这样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 不一会, 叙利亚先头部队的坦克果然开始撤退了, 战场形势终于发生了有利于以军的逆转!

美苏上演军援竞赛

美国人的中东战略同台海一样, 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 这样对美国最为有利。战争爆发后, 美国威胁埃及停火, 同时命令“独立号”航母战斗群驶往地中海, 进行武力示威。苏联人的投机心态在这时充分暴露出来。刚刚开战几小时, 克里姆林宫就给阿拉伯人施压, 要求他们停火, 萨达特未予理睬。打了两天后, 眼看着埃及取得明显优势, 苏联开始站在他们这一边, 从10月10日起开展大规模的军援, 当天至少有80架苏制安-12运输机装载地空导弹、反坦克火箭和其他军用物资运抵叙利亚。

此时，75岁的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忧心如焚。10月9日，她向国际呼吁救援，欧洲国家全都拒绝。她向华盛顿发出呼吁：“以色列快要完了，救救以色列吧！”以色列的确面临崩溃的危险。除了战争初期的大量损失外，全国弹药的储备也下降到非常危险的层次。以色列使用的多种火炮弹药在当时自己不能生产，105毫米炮弹的储存量一度下降到只够打48小时，其他的弹药也面临断炊的危机。以色列高层对战争的失利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国防部长达扬提出辞职，但被梅厄挽留。

白宫决定支援以色列。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无暇他顾，将军援的协调任务交给基辛格负责。基辛格与军方产生分歧，对以援助杯水车薪，不解决问题。梅厄在10月12日再次向美国求援。为了增加兵源，以色列不得不把征兵年龄上限从45岁改为50岁，战争中大量的物资消耗，造成财政严重困难，梅厄政府决定征收战时特别税。没有外援，以色列绝难撑下去。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不能让以色列失败而使苏联势力坐大，“现在不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华盛顿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意志的考验……决不允许俄国的大炮胜过美国的大炮”。10月14日，尼克松下令美国空军“把能飞的玩意都飞往以色列！”一项名为“五分钱救援”的行动随之展开，大量C-141和C-5运输机飞往以色列。到达以色列的军火很快被运往前线。由于损失了大量战机，以色列向美国买下36架F-4幽灵战斗机，这些战机本来隶属美军，美军飞行员驾驶着它们飞到以色列机场。交给以军后，就在美军驾驶员一转头的功夫，他们惊愕地发现，以色列人已除掉美军标志，换上以色列的蓝色六角大卫星标志，直接飞上了天，奔赴战场。

美国的援助大大激怒了阿拉伯国家，他们联合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10月1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油价从每桶3.01美元提升到5.12美元并决定削减石油生产5%，并以每月5%的比例继续递减，直到以色列撤出所有阿拉伯被占领土地为止。这就是著名的1973年石油危机。

二战后最大规模坦克战

自10月10日开始，埃军在西奈半岛停止进攻，调整部署，巩固既得阵地。而叙利亚损失了1100辆坦克，在残酷的消耗战之后，再也没有还手之力了，他们已退回到战争爆发时的位置。以军抓住这个战斗间歇，首先在北线集中3个师，使用大量空军，于11日向叙军地面部队和防空导弹阵地展开强大攻击。以色列空军及时总结教训，改变了战术，改进了装备，许多战斗机装备了百舌鸟反雷达导弹和新式电子干扰设备。以色列飞行员们玩起了惊险的动作：从离地20-30米的超低空接近防空导弹阵地，然后猛地拉起并改变航向，在2300米到4500米高度转向导弹阵地，实施大角度俯冲攻击，并在一定距离上发射百舌鸟导弹，摧毁萨姆导弹的制导雷达。以色列空军还投掷了大量的金属片，干扰叙方的雷达；在空中投掷高热照明弹、高热气球或燃烧着的镁火，干扰导弹的红外热导系统。以军越战越勇，打过1967年停火线，攻进了叙利亚本土，攻克了2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那里以军开始用重炮轰击大马士革的市郊，以军的前锋离大马士革只有40公里了。

由于战况迅速恶化，约旦国王侯赛因派出了远征部队支援叙利亚，伊拉克也派出了3万人、500辆坦克的支援部队，突袭了以色列军队的侧翼，迫使其后退了数公里。

16日前后，以军给予援叙的伊拉克和约旦装甲部队以沉重打击，22日出动空降兵夺回赫尔蒙山哨所。至此，以军经紧急动员，总兵力已增至近40万人。

为了支援叙军在戈兰高地的作战，14日拂晓，埃军集中1000辆坦克和5000名步兵，向以军发起了进攻，目标是夺取米特拉山口。以军则投入了800辆坦克，步、坦、炮协同作战。双方近2000辆坦克的大决战，是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坦克决战，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天还没亮，埃及的坦克部队发起冲锋，这样，东边的光亮会把出现在天际的以色列坦克的黑影映照出来。猛烈的炮火准备后，以色列坦克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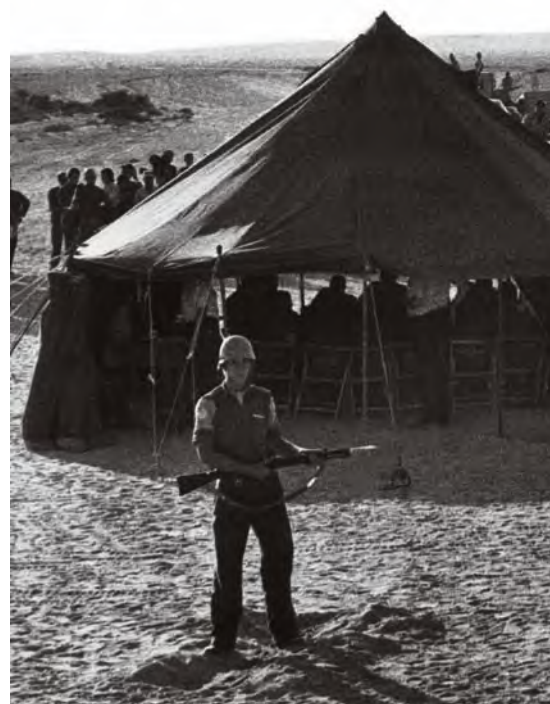
上了以军的高地。以军使用直升机发射美国援助的“小牛”、“百舌鸟”空对地导弹和“白星眼”电视制导炸弹，10分钟内就击毁了埃军20辆坦克。整个一天的战斗，以军共击毁了埃及250辆坦克，大部分是在头一两个钟头的战斗中击毁的。

沙龙率军穿插埃军后方

坦克大战的胜利，使以军士气大振。第二天，沙龙率领部队又上演了他的拿手好戏：大胆穿插敌后。沙龙在战争爆发前三个月刚从南部军区司令的位子上退役，10月5日上午又被部队召回。

15日17时，在大炮和直升机火力的掩护下，代号为“勇敢壮士行动”的攻击开始了。以军大幅改变了一直以来依赖坦克和飞机支援的战术，运用步兵发起攻势。沙龙师向埃及军战线最脆弱的第二、第三集团军结合部狠狠地打下去，经历了残酷战斗后，终于凿穿了埃军防线，打到运河

／1973年11月11日，联合国主持埃以双方签订停火协议，又称“基辛格协议”。帐篷周围是埃及士兵和联合国维和部队



岸边。16日凌晨，沙龙的人马渡过了运河，踏上了西岸。尽管没有装甲部队的支援，他们大量配备了美制的反坦克火箭以对付埃及装甲部队。

沙龙师一面加紧建立桥头阵地，一面进攻埃军在西岸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阵地。这些缺少装甲部队掩护的导弹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清除，以色列军队重新获得制空权，他们具压倒性优势的空军和装甲部队开始发挥威力。17日以军又有两个师相继渡过运河。

萨达特下令空军出动飞机对西岸以军进行轰炸，但由于没有萨姆导弹掩护，半天之内就被击落了17架。空战中阿拉伯人根本不是以色列人的对手，整个战争中埃及损失飞机451架，其中空战损失335架；以色列损失120架，但空战中仅损失6架，空战损失比为惊人的1：56。19日，以军又有两个旅进至运河西岸，并乘势迂回到埃及第三集团军侧后，埃军的战场态势危急。而此时沙龙师已向开罗方向进军，距开罗最近时只有100公里了。

随着战争的进行，作为阿以双方赞助人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发现自己又一次站在了全面对抗的边缘。莫斯科似乎感到自己被

萨达特当枪使了。于是，勃列日涅夫邀请基辛格商谈起草停火协议。尼克松也因不断发酵的“水门事件”而搞得焦头烂额，不愿再陷入中东的乱局，也想早日结束战争。

10月22日，在美苏两国操控下，联合国安理会紧急通过了第338号决议，要求双方在所有战线上立即停火。

以军前线的师旅长们非但没有停火，反而在运河西岸向埃军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至23日晚，以军攻占了阿代比耶港，包围了苏伊士城并切断了该城同开罗的联系，并对埃及第三集团军形成包围，企图将其一举歼灭。萨达特心急如焚，紧急呼吁苏联政府和军队立即采取实际步骤解救被围的埃及部队。

大国干预下的结局

勃列日涅夫被激怒了，决心采取行动。10月24日，他下令4个苏军空降师进入戒备状态，同时致电美国总统尼克松，表示由美苏派遣部队到埃及以恢复和平。事实上，苏联已经进行了动员，并开始集结兵力，准备开赴埃及，地中海的苏联舰只已增加到了85艘。

白宫立即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下令陆海空三军不论是常规部队还是核部队，立即进入三级戒备。10月25日凌晨，美国全球武装部队220余万人全部进入戒备，“肯尼迪”号航母战斗群高速驶往地中海，第82空降师的1.5万士兵也奉命准备出动。如同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一样，莫斯科看到美国的决斗架势，先软了下来，表示不坚持派部队到中东。华盛顿考虑到与苏联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同时也认为犹太人干得太过火了，于是向以色列施压，不希望以色列消灭埃及第三军团。美国以停止提供补给相威逼，以色列只好答应提供受困的埃及第三军团食物与淡水补给，这些埃及官兵成了以色列的人质筹码。

10月27日，作战各方终于停火，谈判随即在第二天展开。最后，基辛格拿出一份谈判出的提议给萨达特，萨达特几乎没有任何争论就签署了。原本希望经战争夺回西奈半岛的萨达特，现在则完全泄了气，他终于认识到用军事手段消灭以色列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1977年11月，他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前往以色列访问，成为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他的访问加速了和平进程，1979年，以色列与埃及签署和平条约，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所有军队和居民。不过，萨达特与以色列修好却换来了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仇恨。1981年10月，在开罗举行的庆祝十月战争胜利8周年阅兵式上，萨达特遇刺身亡，副总统穆巴拉克继承了他的位置。

战争完全打消了以色列的过度自信，初期的挫败造成以色列心理上的恐慌。以色列死亡2800余人，以人口比例而言，这一数目相当于美国十年越战的伤亡比例。在公众的不满和抗议声中，1974年4月11日，梅厄总理辞职了，她的内阁也一起总辞，包括已请辞两次而被梅厄挽留的国防部长达扬。伊扎克·拉宾成了新政府的总理。令人扼腕的是，同萨达特的命运一样，主张和平的拉宾最终也被国内仇视阿拉伯的极端分子刺杀身亡。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间的仇恨和悲剧远远没有结束。

